

Sem 3, Week 12

一星期的休(工)養(作)後病愈之際，頓覺周遭雜音太多。整星期一直在失眠，精神稍好，不過倒是對周遭的人事感覺無力。有點像在做一個 **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** 的時候發現周遭信號的誤差(**noise**)太大，使原本模型的準確性大大降低。也許是身邊參數太多吧？我想 - 於是這個星期我決定慢活白過一點點，從人群中抽離，找回自己應聚焦的地方。

周一去了濕地公園踏單車、下午讀一會書，周二三忙學業的同時看幣市急跌，周四五完成其中一個 **course** 的考核後獨處玩俄羅斯方塊，周末思索失焦的人生。慢活了一點點 - 代價有點大而已。不過，我想不打緊吧。只要我知道時間在我眼中用得其所就可以了吧？接近與世隔絕、“毫無建樹”的一周，我一直在思索，自己沒有社交、沒有目的、沒有在意掛念的人，人生會怎樣呢？如果我像以前一樣，不容許自己全然重視任何人與事、不重視承諾、因任何遭遇和說話讓自己感到不安，我今天又會好過點嗎？如果我對結果、得失與自身能力水平沒那麼敏感，又會開心點嗎？

我是一個很受身邊人事啟發(**inspiration-driven**)的人，無論周圍的事物更變與否，每一刻使我感興趣的焦點都在轉變。不過一直以來受形形式式的責任與義務所限，我在努力按壓自己的即興、急進與自我優先的想法，給自己設一些適度限制的框架。我知道，也許身邊大部分人會更喜歡更穩定、更平易近人、更“有人性”、更能搭話的我吧？

工作環境裏，大家也應該會較喜歡有承諾擔當、按部就班，能鼓勵彼此前進的同僚。感情中，相信另一半應該會想你擁有百分百的忠誠與時刻為你著想吧。只是，我發現我不能叫自己從心而發地徹底遷就。

我努力叫自己塑造一個平易近人的表面 - 最少，我知道一個起始那位更主動的我能夠鼓勵身邊的人、加快他們各方面的發展。雖然，我知道如果我和身邊不足夠熟悉我的人再發展下去，他們會發現我貨不對辦、存在那種與表面不協調的違和感 - 也許，我真的沒有那麼熱情，也不能時時刻刻都如此專注於單一的人事；我不擅長把重心放到他人身上 - 又或者，只是我心裏某一部分叫我把與感情、人性相關的性格特徵忘得一乾二淨。結局可能會是，我最終選擇於群組中自我抽離之後，埋在地底深處 - 也許我於光鮮反襯下的一塊塊陰暗面，也不應再有見天的一日。

周五和一個同科同學在離校歸家的路上稍談人生，有點羨慕他相對無憂無慮的狀態。家裏養貓，間中下廚，與世無爭，自我滿足。其實，我也好想信服自己像他一般，心裏應該多一份滿足、少一分對勝負的執念：我知道，世界上一定有能使我感到滿足美好的人事。只是我知道一旦足夠重的石頭掉下水，大多數情況它只會沉淪到海底，動也不再動 - 放棄它再移動的機會，甘於留在海底這一尺寸的土地，讓千百年的水流漸漸侵蝕表面。現階段的我還是不能容許自己太快全然下沉 - 最少，這樣太危險了。

最終頓覺，身邊事情混亂但有序、把時間優先投放於自身發展、不受外在影響而嘗試調整遷就、返樸歸真的那面才是我。獨自一人，深夜在只屬自己的哲學草原旁靜坐湖畔，看自己與月亮的倒影，用時間輕敲思緒，忘卻時地人事變改，讓草原保持純樸美好，而不是規範化地把草原鏟平、興建名為“事業”，“人際”的樓房 - 這不是一人最好的結局嗎？